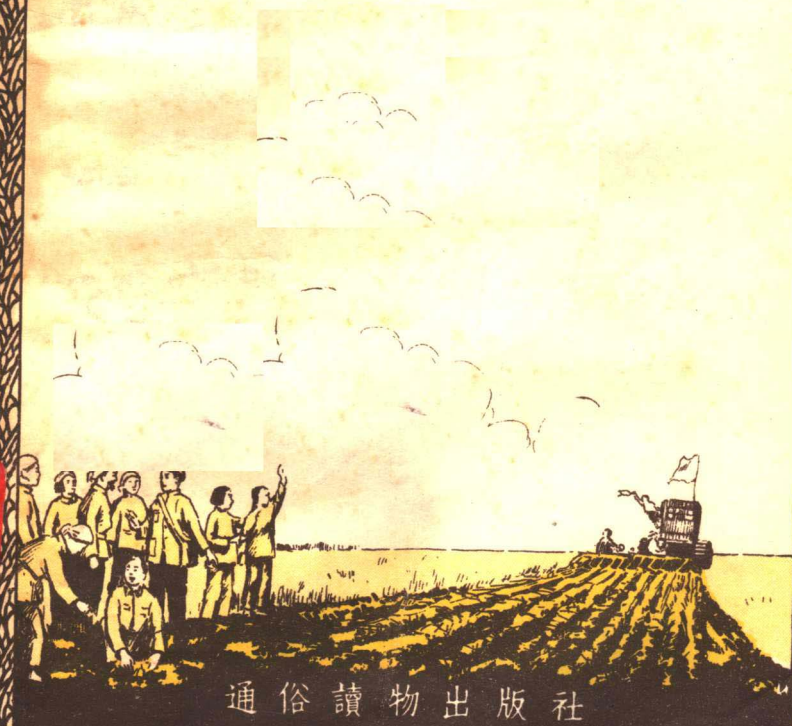


積極領導 農業合作化運動

唐 銘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容說明

這本書說明，在學習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和指示，以及學習陳伯達同志關於黨中央決議草案的說明的時候，應該掌握住哪些基本精神。書的主要內容包括：（一）農業合作化高潮為什麼必然到來的道理；（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領導工作中，要樹立哪些基本觀點，要學會運用哪些基本的工作方法；（三）怎樣正確認識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數量和質量的關係等。

書號：0701

積極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

著者：唐 銘
出版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1號
（北京香廠胡同73號）
重印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

開本：787×1092 1/32 印數：1—30,000
字數：19千字 1956年1月第一版
印張：15/16 195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3) 八分

630
T 22

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國共產党中央發佈“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決議”以來，到一九五五年六月止，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由一万四千多个發展到六十五万个，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已達到一千六百九十万戶，約佔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十五。在老解放區的華北、東北的各省中，基本上合作化的縣已經達到一百个左右，有更多的區和鄉，合作化達到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十以至八十。在晚解放的東南、中南、西南和西北的各省中，大部分的鄉也已建立了第一批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今後的大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基礎。正如毛主席在他的報告中所說的：“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①

在這個高潮形勢的面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針就是要全黨都用一種主動的、積極的、高興的、歡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來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並把這個運動有步驟地有計劃地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但是，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嚇昏了頭腦”，同時接受了富農和資本主義分子的思想影響，對合作化運動的情況作出了不正確的估計，對合作化運動的發展提出了

①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月出版。以下引用毛主席的話，未註明出處者，均請見此書。

錯誤的方針。他們說：“合作化運動冒進了”，“合作社辦得太多了”；他們看不見運動的發展基本上健康的事實，對工作中的一些不難消除的缺點或錯誤表示“無窮的憂慮”；他們不是積極地熱情地去領導運動，而是用“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來束縛運動；他們對一九五四年冬到一九五五年春迅速發展起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採取了“大批砍掉”和“堅決收縮”的做法，从而使合作化運動的發展遭到了極大的損失。問題是很清楚的，如果不堅決地徹底地糾正這種錯誤，如果不正確地系統地規定當前鬥爭的方針和具體辦法，那我們黨就不能堅定地一往直前地領導羣眾把運動推向前進，那就要使合作化運動失去黨的領導而引起混亂。

正是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進入這樣緊急的歷史關頭，毛主席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黨中央及時地召開了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根據毛主席的報告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在這兩個文件中，黨中央和毛主席批判了農村工作中的右傾思想，規定了發展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方針和具體政策，並對全國農業合作化的規模和步驟作了全面性的規劃，從而使得全黨同志能夠在思想和組織上有準備地去迎接農村的社會主義羣眾運動的高潮。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認真地學習這些文件，並經過這次學習，鞏固成績，糾正錯誤，把大家的意志統一起來；同時，根據這些文件的精神，向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的農民羣眾，進行一次廣泛的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以便動員和組織他們，為實現黨中央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指示，為勝利完成農業合作化的偉大事業而鬥爭。

毛主席的報告和党中央的決議都指出了我國農業合作化的步驟应当和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而工農聯盟的新關係和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則应当在兩者互相適應的基礎上建立和加強起來。同時，批評了那種認為工業化可以採取現在規定的速度，而農業合作化則应当採取特別遲緩的速度的意見；批評了那種所謂在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的說法。

中央的方針為什麼是正確的？那些同志的意見和說法為什麼是錯誤的？現在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對這些問題作如下的解釋。

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工業是大生產，小農經濟是小生產，而大生產和小生產在本質上是互相矛盾的。這種矛盾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社會主義工業是大生產，它能夠按照擴大再生產的原則迅速地向前發展，而小農經濟則是小生產，它不但不能逐年地實現擴大再生產，而且連單純再生產也不是時時都可能實現的，因此，小農經濟的生產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工業生產發展的要求。從一九五三年我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由於我國的工業特別是社會主義大工業有了迅速的發展，原有工業城市擴大了，新的工業城市增多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了，對糧食的需要有了急劇的增長；同時，隨着工業的發展，國家對棉花、烤煙、麻類、甘蔗等工業原料的需

要正在逐年地增長起來；為了換回工業建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國家對農副產品等出口物資的收購量也必須逐年擴大。總之，工業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向農業提出日益增加產品的要求，農業所擔負的任務已經日益繁重了。但是我國農業生產因為受着小農經濟的限制，增長速度很慢，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都沒有完成計劃，特別是一九五四年，由於棉花、烤煙等工業原料的減產，已經對一九五五年的工業增長速度發生了不利的影響。例如一九五五年棉紗的產量比一九五四年減少將近六十八萬件，減少產值約十七億元，影響一九五五年整個工業產值增長速度少上升百分之四。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小生產的個體農民經濟限制着我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使農業的發展趕不上社會主義大工業的發展，不能滿足工業化對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日益增長的需要，因而使工業和農業在發展過程中日益顯露出彼此不能互相適應的矛盾。所以，毛主席說：“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其次，社會主義大工業能夠不斷地用先進技術來裝備自己，因而能夠日益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小農經濟則不能大量地採用農業機器，不能普遍地推行科學技術，其結果一方面限制着農

業勞動生產率的日益提高，另一方面使我國重工業部門所生產的拖拉機、煤油、電力、化學肥料和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等農業生產資料，或者根本不能使用，或者不能充分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舉例來說，一台五十四馬力的拖拉機每年可以耕種三千畝土地，而小農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每戶佔有土地少的十來畝，多的也不過四、五十畝，如果不把它們組織起來，拖拉機怎能在被分割成這樣細小的土地上進行耕種呢？拖拉機是個英雄，但是如果我國的土地不經過合作化的道路來實行統一的經營，它又怎能不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苦惱呢？可以相信，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將逐步地用各種先進技術來裝備我國的農業，同時將逐步地推動農民來學習新技術和掌握新技術；而且事實上，我國的工業現在就已經一天比一天多地給農村供應了新式農具和改良農具，這樣就必然逐步提高我國農村的生產力。但是，小農經濟的舊的生產關係不能適合這種新的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為着使這種新的生產力能夠順利地向前發展，我們必須改變小農經濟的舊的生產關係，在農村中建立新的生產關係。為着使農業能夠採用農業機器，採用農業科學技術，以改造農業的技術基礎，我們必須首先改造舊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必須把小生產的個體農民經濟逐步地改造成為大生產的集體經濟。所以毛主席說，在我國的條件下，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那種把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互相孤立起來，認為可以在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以後，再來實現農業合作化的想法，顯然是錯誤的。

其次，我國同蘇聯一樣，都是依靠內部的積累來發展工業，使國家工業化，使農業得到技術改造。而創造內部積累的主要泉源，第一個是工業生產中的工人階級，第二個是農業生產中的農民。這種從農業方面積累的資金，除了用農業稅的形式，經過國家財政部門交給國家的部分以外，其他的部分就是國營企業用工業品去同農產品交換，在交換中獲得一定的利潤交給國家，以滿足國家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很明顯，這種從農業方面積累的資金，對於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的事業是絕不可少的，是有重要意義的。這種資金積累的目的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是為了全國人民的利益，也是為了農民的整體利益，它沒有絲毫的剝削性質，這是大家都了解的。但是，這裏必須指出，當我國農業中的小農經濟還佔絕對優勢的時候，我們從農業方面所能積累的資金的數量是有限的，積累的速度是很慢的，是遠不能適應工業化的高度發展的需要。其原因就是小農經濟和社會主義大工業不同，它由於不能逐年地高速度地擴大再生產，不能日益提高勞動生產率，因而也就不能有逐年增加的資金積累。所以，我們必須逐步地實行農業合作化，使農業和工業一樣也成為大生產，使農業成為能夠實現逐年擴大再生產的農業，成為能夠逐年增加積累的農業。因為只有這樣的農業，才能大大地增加工業原料的生產，從而大大地推動輕工業生產的發展，以便國家有日益增多的工業品來供應人民的生活需要，並從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中逐年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同時也只有這樣的農業，才能大大地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大大地改善農民的生活，從而不斷地擴大工業品的市場，最大

量地吸收工業品，為工業的發展開闢廣闊的國地。

其次，大生產的社會主義工業是公有制的經濟，小生產的小農經濟是私有制的經濟，而公有制和私有制在本質上是互不相容的。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工業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削弱以至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小農經濟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則一定要發生分化，一定要生長以至發展資本主義。列寧說過：“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①如果我們听任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就勢必要損害和破壞公有制的經濟，所以列寧又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穩固的經濟基礎。”^②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在五年內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要建立對於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如果不實行農業合作化，我們能不能達到這樣的要求呢？即使達到了，能不能鞏固這樣的陣地呢？當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實行合作化，我國工人和農民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聯盟，能不能繼續地鞏固下去呢？當然也是不可能的。到一九五五年六月底為止，在工業方面，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產值在整個工業產值中所佔的比重將達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加工定貨的產值已佔到私營工業產值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公私合營工業產值同私營工業產值相比較，已經差

① “列寧文選”第二集，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印行，第六九二頁。

② 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出版，第二一九頁。

不多達到三與五之比。在商業方面，國營商業和合作社營商業在國內商業批發中的比重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社會零售總額中的比重已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商業在零售中的比重已達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這些事實說明，我國的城市正在沿着社會主義的軌道迅速地向前發展，社會主義的和半社會主義的經濟在城市經濟中已佔到絕對的優勢。但是我國農村經濟在同一時間的情況是怎樣的呢？能不能說社會主義的和半社會主義的經濟也佔到了優勢呢？是不能這樣說的。雖然經過去冬今春的大發展，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已佔到總農戶的百分之十五，但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還是個體經濟或基本上是個體經濟。

在城鄉經濟發展的這種對比情況下，我們不能滿足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已有的發展，這不是很清楚嗎？能不能設想城市向着社會主義發展，而鄉村則保存小農經濟，並在此基礎上听任資本主義生長和發展起來呢？換句話說，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可不可以採取“腳踏兩隻船”的方針，即一隻腳踏在大生產的社會主義工業的船上，另一隻腳踏在小生產的農民經濟的船上的方針來進行呢？事實證明這是不可以的。長此下去，我國的國民經濟就要瓦解，城鄉聯系就要破裂，工農聯盟就要破壞。只有實行合作化，只有逐步地把小農經濟引向社會主義大農業的軌道，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才能在公有制和集體勞動的、工業和農業統一起來的經濟基礎之上建立起來。毛主席指示我們，必須“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

對於整個農業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使全体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只有这样，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才能獲得鞏固。如果我們不这样做，这个聯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險。”

从以上的解釋和說明中，可以看出，我國社会主义工業和小農經濟之間的矛盾是非解决不可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道路是对農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速度，才能使農業和社会主义工業的發展相適應，並且互相促進。可以看出，我國过渡時期總任务所規定的，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業化，逐步实现对農業和手工業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个方面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我國的工農聯盟必須建立在社会主义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互相適應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地鞏固起來和持久下去。

我國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务已經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階段的任务早已擺在面前，但我們有些同志在農民問題上的認識却依然停留在前一階段上，他們滿足於農民已經分得了土地，希望穩定農村的現狀，提出了“確保私有”、“四大自由”的口號；他們想靠小農經濟吃飯，認為小農經濟的生產可以適應工業化迅速發展的要求，對於保留小農經濟的興趣大於領導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興趣。很顯然，这是完全錯誤的，这是右傾机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實質上正是資產階級和農村資本主义自發勢力的要求在我們这些同志頭腦中的反映。因此，結合七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報告，進一步地學習黨的總路綫，

深刻地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在目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

毛主席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教導我們，要善於运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問題，要抓住問題的本質方面和主流方面，同時又妥善地处理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但是不要把这些非本質和非主流的东西看成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階級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主义者了解社会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毛主席运用这个方法，正確地分析了当前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势。他和我們許多同志大不相同，他不是抽象地看待“農村中農化”，而是具体地分析農村各階級各階層的情况；不是以“中農是農村的中心人物”这一句話为滿足，而是科学地把新老中農劃分为上中農和下中農这样兩個階層，並从此得出我們現在農村依靠的对象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重要結論。他絕不像我們有些同志那样，把土地改革後農民生活的改善，說成好得不得了，而是確切地指出：由於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時有災荒和經營方法落後，“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後，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难，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佔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積極性。”他也絕不像我們有些同志那样，閉眼不看農村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的事实，而是及時地提醒我們說，“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义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

展，新富農已經到处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变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处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

依据上述的分析，毛主席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依靠貧農，鞏固地團結中農”的著名口号，做了重要的補充和發展，即將新中農中間已經上升为富裕中農的人們，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將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就是說，現在的貧農和兩部分下中農，相当於老貧農，作为依靠对象，而兩部分上中農，則相当於老中農，作为鞏固地團結的对象。我們的任务不是像有些同志所說的要廢除“依靠貧農，鞏固地團結中農”这个口号，而是应当根据新的条件來補充这个口号。有的同志認為依靠貧農和建立貧農优势的口号，在土地改革時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時貧農佔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至七十，而中農對於土地改革是動搖的。現在是实行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時期，过去的貧農大部分已經上升为新中農，而老中農的生產資料又多，沒有老中農參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產資料缺乏的問題。这些同志認為，現在再不当提出依靠貧農和建立貧農优势的口号。这当然不对的。

前面已經說过，过去的貧農虽已大部分上升为新中農，但是除了个别的以外，他們的大多數，或者还有困难，或者仍然不富裕，因此，他們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積極性的，他們是積極地响应党的合作化的号召的。他們是農村中的半無產

階級，是比較地不固執小農私有制，比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們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憶起來，大多數在政治上有較高的覺悟。我們如果要用社会主义制度去改造整个農村的小農私有制，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農民羣众，便只有依靠半無產階級的廣大的貧農羣众，才能比較順利地办到，否則是很困难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告訴我們說，合作社的領導機關必須建立貧農的优势，而以中農作为輔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貧農和中農的團結，鞏固合作社，發展生產，正確地完成整个農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並且指明，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管理委員會中，应当和过去的農民协会一样，使現在的貧農和新中農中的下中農在委員會的人數中佔到三分之二，老中農和新中農中的上中農在委員會的人數中以佔三分之一左右为適宜，不可太多。而合作社的主要領導幹部，除了若干覺悟很高，確實公道能幹的中農仍然可以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貧農來充当。應該指出，我們这样作，不是要在農村中重新來一次劃分階級的工作，而是要党的支部和派到農村作指導工作的同志們在合作化过程中好好地注意掌握，並且应当把这个方針公開地在農民中進行解釋。只要解釋得好，貧農和中農都是會理解和擁護这个方針的。

依据上述的分析，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妥善地解决了对富裕中農（上中農）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問題。富裕中農一方面和富農不同，因為他們虽然一般有輕微的剝削，但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为生，另一方面他們究竟是中農中比

較接近於富農的一個部分，在合作化的初期，當他們還沒有看到參加合作社得到的利益能夠比他們自己經營得到的利益更多，或者至少暫時是相等的時候，他們是不會輕易參加合作社的。因此必須把黨的保護中農利益的政策同資產階級的藉口“保護中農利益”區別出來。我們必須堅持不侵犯中農利益的政策，但我們不能保護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我們不應當強迫中農加入合作社，但也不能抹煞貧農和下中農的利益，去大批解散和堅決壓縮合作社；我們應當等待富裕中農的覺悟的提高，一部分中農需要看一看，我們應當讓他們看一看，富裕中農除了那些真正自願的可以吸收入社以外，其餘暫時不要吸收，應當讓他們看的時間長一些，但是我們絕不應當接受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影響，而動搖我們實行合作化的方針，妨礙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

為着貫徹執行這樣的政策，我們必須使幹部和羣眾都懂得，在合作社的指導方針方面，必須實行貧農和中農的互利政策，不應當損害任何人的利益。應當讓貧農和中農都懂得，我們這樣作，不是說富裕中農不能入社，而是說等到他們的覺悟提高了，他們表示願意入社、並且願意服從貧農領導的時候，再去吸收他們入社。絕不要為了打他們的耕牛農具的主意，在他們不願意入社的時候去強迫他們入社。已經入社而願意留下的，繼續不變。要求退社，經過說服，仍然不願意留的，應當讓他退社。退社以後而又自願回社的，應當歡迎他們回來，不要使他們為難。

依據上述的分析，黨中央和毛主席正確地解決了合作化運

動中对待地主和富農的政策問題。毛主席說：“在最近幾年內，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區，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農加入合作社。在已經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區，在那些已經鞏固的合作社內，則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棄剝削、从事勞動、並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來的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勞動，並且在勞動中繼續改造他們。”党中央的決議對於已經加入合作社的地主、富農应当如何處理的問題，對於被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窃取了各种職務的合作社应当如何改組的問題，對於解散假合作社的問題，都分別作了原則的規定。同時決議指出，由於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原來的地主、富農中的一部分人和各种反革命分子，必然要進行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動。因此決議要求我們必須警惕他們對合作化運動破坏的嚴重性。

四

毛主席的報告和党中央的決議，批判了各种束縛羣众運動的想法和做法，要求我們改變羣众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領導趕不上運動的情況。毛主席報告以前的情况是下面運動很廣，上面注意不足，有些地方產生了一些混亂。但是各地的經驗証明，只要領導一趕上去，混亂就会立刻停止。因此，使各級領導明瞭这个運動的方針、政策和办法，建立和加強馬克思主义的羣众運動的觀點，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問題。

为了解决這個問題，毛主席的報告和党中央的決議，特別根据现实的情况，重新闡述了馬克思主义關於羣众運動的幾個

基本觀點。

第一个基本觀點，就是党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觀點。这个觀點的依據就在於我們党已經勝利地領導了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民主專政；就在於党所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綫是代表着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而党的路綫只要是合乎規律的，就是羣眾能够理解的；党的政策只要是从羣眾中來又到羣眾中去的，就能够得到廣大羣眾的擁護和支持。這是過去無數次的經驗所証明了的真理，同樣也是這次農業合作化運動所充分地証明了的真理。為什麼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着這樣強盛的生命力，以至一方面雖然有人在大批地“砍掉”，另一方面却到處都在自發地生長呢？這就是因為農業生產合作社能够完滿地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它是廣大農民最易接受、最易了解的從個體經濟過渡到集體經濟的道路。這就是因為農民從實際生活中已經認識到，要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依靠個體經濟是不行的，只有合作化的道路才是唯一能够達到這個目的的道路。這就是因為農民的一切增加生產、改善生活的願望，只有在合作社裏才能充分地實現起來，合作社的發展和農民的理想是完全一致的。這裏我們舉一個例子來作証明。山西省平順縣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來，到現在全縣入社農民已經佔到總農戶的百分之八十八多，全縣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過去的二萬六千多戶個體農民現在已經分別參加到三百七十八個大生產單位（合作社）進行集體勞動，因此農業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一九五四年全縣糧食總產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